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73
7 August 1997

CHINESE

第七七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年8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克拉斯诺霍斯卡女士 (斯洛伐克)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七七三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荷兰和喀麦隆代表，还有尼日利亚代表，他将以 21 国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在裁谈会发言。

大家知道，荷兰代表亚普·拉马克尔大使即将离开裁谈会，荷兰政府要他担负其他职责。拉马克尔大使三年来在裁谈会代表荷兰，我想我能称之为完满和卓有成效的三年。他个人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起草所作的贡献得到我们大家的承认。1995 年他干练和娴熟地主持了禁核试法律和体制问题工作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去年，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他积极和耐心地从事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激励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争取建立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世界。因此，我愿代表裁谈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愿拉马克尔大使及其家属在新的生活中幸福和成功。

我请拉马克尔大使发言。

拉马克尔先生(荷兰)：最近，努力寻求共同立场在裁谈会成为了时髦，甚至在正式全会中也是这样。就在夏季休会之前，我曾有过机会，对主席女士努力指引我们进入更安全水域的方式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今天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并要补充说，我对您体面地——不幸的是在这一时刻——履行一项看来不讨好的任务，印象是多么深刻。

我要热烈欢迎我们的新同事，智利的哈维尔·伊利亚内斯大使和我左边的邻座新西兰的克莱夫·皮尔逊大使，他今天未能到场。在告别词中欢迎新同事对我来说是裁谈会工作继续的一个象征。我祝他们两位未来工作顺利。

我即将离开日内瓦，因此请允许我就裁谈会的目前状况谈几点个人意见，裁谈会为使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生活得更安全一些的地方作出了极大贡献。我参加和从或近或远的距离上追踪裁谈会的事件已有大约 15 年了。我作为多边外交官的生涯在 80 年代初就从这个大厅、大约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安东尼奥·德伊卡萨现在所坐的位子开始的(尽管当时我没有象他现在这样居于掌握全局的地位)。时代不同了。1983 年冷战正在高峰时期，或者看来如此，当然我们在裁谈会——还会有什么新东西呢？——也有我们自己的冷战。那些没有成效的时代常常充满了刻薄的相互指责，几乎不为“现实世界”所注意，当时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

构”的巨大机会就在身边。我刚才是否说没有成效？也许表面上是如此，但即使在那些日子里，尽管裁谈会当时看来没有任何进展，但却已经为我们从那时以来在裁谈会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奠定了一些重要的基础。我感到极其荣幸，去年在我在日内瓦第二次逗留期间有机会帮助取得其中的一项成果——《全面禁试条约》。

在经过这样长期的对裁军事务的直接和间接卷入和关切之后，我带着那种著名的悲喜交集的感情离开裁谈会应当并不奇怪。虽然我期待着承担在纽约的新职，但我很遗憾离开这么多的同事和朋友，他们的人品和专业素质使我在日内瓦的工作——尽管有时比较艰难——成为一种巨大的快乐。

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本十年取得显著成功之后，至少在目前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重新定向的时期，而不是一个真正危机的时期。1980年代初以来的情况我都有记忆，那是我同在座的几位其他代表所拥有的一项资产，因此，正如我所说，我能否谈一点对裁谈会的个人的反思，关于裁谈会主张什么和应当主张什么，关于裁谈会应当做什么和无论如何能够合理地做些什么？为了不占用今天上午太多的时间，请允许我分几点来谈，我将尽量简洁。

第一，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要重申似乎一眼看来就很明显的问题：裁谈会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非目的。它是一辆车，而不是道路本身。在此要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各个部件——可以这么说——即各位代表多年来不断轮换，而这一辆车一直保持运转状态。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发动并开走。即使在看来不活跃的时期——今年并非独一无二——裁谈会过去曾有过好几次，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技巧和专门知识在代表中代代相传。这就使得车辆处于极好状态，使其在条件具备的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

第二，值得指出的是，在我看来，在多边外交的许多辆车中，我认为裁谈会如同一辆真正的高级轿车。本大厅中有些人过去几年处于比我更有利的判断地位，他们告诉我们，实际上，裁谈会是城里最好的一家俱乐部，当然，不仅我们自己广泛地持有这一意见，而且日内瓦及其有吸引力的周围的许多声誉良好的饭馆都持有这种意见。

第三，若将裁谈会比作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由成员和观察员组成的，请允许我着重指出这一俱乐部的特性、或不如说这一俱乐部的气氛，是其成功的一个较不为人所知的原因。随着成员的扩大，在适当的时候成员还将进一步扩大——请

允许我借此机会祝愿新任命的特别协调员、奥地利的克赖德大使在其困难的任務中获得成功，重要的是要保持俱乐部思想的精髓——如果愿意可称为“团队精神”，保持裁谈会所代表的工作的基本精神。尽管我们各国首都有时可能被裁谈会发生的事情弄得不知所措，但我们作为俱乐部成员并不惊慌：我们深知底蕴。

第四，所有这些说明，并且更强调地说明，在裁谈会目前正在经历的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应当防止就这一工具本身作出匆忙的结论。我认为，裁谈会仍具有各种潜力，能在进一步的多边裁军努力中很好地为我们服务。

第五，让我放弃这些并非很新颖的车辆和俱乐部的隐喻，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应当再次彻底反思传统上用来描述裁谈会的“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这一提法的意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在作出裁军努力。裁谈会在其历史上甚至首次碰到了某种形式的竞争。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向会员国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尽管秘书长将其提议限于其职权范围之内，但我认为，很清楚的是，各政府间机构将必须仿效。裁谈会也不例外。同其他论坛一样，裁谈会必须考虑一个变化了的和不断变化的世界。我对有可能不仅再次任命议程问题特别协调员，而且有可能任命改进工作和提高效率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事实表示欢迎。我诚挚地希望，我们的匈牙利和埃及同事将能够得出某种有意义的结果。

第六，自从聪明人小组的最后一个人，以及1980年代末在裁谈会形成的至今为止最后一个聪明人小组离开日内瓦到现在已有好几年了。在没有这样一个小组，或者——谁知道呢？——也许是暂时没有这样一个小组的情况下，扎赫兰大使和纳雷大使可以对其任务作出广泛的解释。但说到底，并非程序或工作方法——尽管在此可以作出一些改进，而是我们安全政策中实质问题上的不同却常常、即使不说是总是阻止我们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人类努力的这一领域，没有任何机制或论坛比裁谈会更具代表性，因此看来应该深入思考裁谈会在当今世界新的安全环境中的眼前和较长期的各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因此是否可能有另一个——当然是非正式的——聪明人小组的余地呢？

第七，与此同时，关于在裁谈会的进程中应当记住些什么，我有一些想法。我希望这些能够有助于铺平道路；它们均不涉及正式规则的任何改动。

一个问题是，尽管裁谈会本质上是一个谈判机构，但它不能总是谈判。裁谈会1990年代如此多产，我们各国首都都被惯坏了，它们不应当忘记，裁谈会最近的成

果：《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试条约》都曾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准备。因此谈判并不排除——我要说恰恰相反是包括——探索工作。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澳大利亚同事约翰·坎贝尔目前正在探索在裁谈会开展杀伤人员地雷工作的可能性。我祝他事事成功。当然，这次不应当花数年时间来准备。

另一个人太经常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各代表团要接受指示，但除了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些指示之外，各代表团还通过与其首都的接触帮助形成那些指示。应当提醒我们自己，在裁谈会目前的情况下，各位代表尽管有他们接受的指示，但他们对裁谈会的好坏负有个人责任。

而且，我认为，应当很好地告知裁谈会，不要太经常或太多地侵占传统上属于主席的特权。他或她应当有自由安排其认为适当的必要磋商。为就如何进行磋商达成一致意见而进行的磋商都要经过磋商程序，因此，在我看来，协商一致的规则是荒谬的。

最后，现任主席不妨考虑使其前任主席和继任主席与其整个磋商进程密切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有助于连续性，由于裁谈会年会即将结束，这一点特别重要。

在我前面的发言中我已经提到，我能够最终成功地结束多年来旨在缔结《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而感到多么荣幸。我回首过去几年极其艰难、但同时又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不仅在裁谈会：1995年，在担任两个工作组之一的主席之时，禁试谈判产生了分裂，正如您今天上午所说；而且在纽约，在担任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一个主要委员会主席之时也是如此。哪一年都比不上事件很多的1996年。您刚才提到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在帮助完成全面禁试条约中的作用，我对此很感激也很感动，但如果没有下列各种原因，决不可能取得这一结果：全世界的个人和各国政府强烈希望明确地结束核试验，许多人认为这是迅速消逝的过去年代的遗留物，还有本大厅在座各代表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仅举出最重要的一些理由就够了。

过几天我就离开日内瓦了，我完全意识到，我留在裁谈会这里的不仅仅是朋友。更好的措词也许是战友，尽管在一个裁军机构这一措词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我并非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措词。我们不是在一条战线的同一侧，如通常的战友那样，而是在许多不同战线的不同方面。这说到底不就是多边外交的本质吗？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战友。

最后，请允许我感谢您，主席女士，感谢我的所有同事的友谊与合作。我还感谢我们的秘书长弗拉基米尔·彼德洛夫斯基，感谢他的助手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以及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我想要特别感谢珍妮弗·麦克比女士，她在过去几年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中以极其宝贵的方式给予了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以协助。她今天不能同我们在一起，因为这几周她将其专门知识用于维也纳，用于全面禁试条约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我还要诚挚地感谢我们极其称职的口译员，他们以我们所用的语言艰苦工作(顺便对英语口语译抱歉)，感谢联合国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们不仅多次帮助过我，而且去年还鼓励我的工作。

恩古贝尤先生(喀麦隆)：主席女士，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十分愉快地向您表示敬意，您在裁军谈判会议活动的这一特别困难的时期周到得体地指导了裁谈会的工作。我们愿感谢您的前任的杰出工作，他们努力实现裁军谈判会议的目标和崇高理想。

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各位成员看来普遍感觉到失望，且不说感到沮丧，因为各成员国不能够就今年确定的工作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但仍然有许多理由为裁军谈判会议感到骄傲和满意，这些理由使我们可以带着一定的乐观态度看待未来。在类似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条件下，裁军谈判会议成功地缔结了《全面禁试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并商定了扩大其成员。

就在裁谈会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工作中止之前，我们商定了任命四位特别协调员，考虑议程、杀伤人员地雷、扩大成员和改进裁谈会工作的问题。无论这些成就看来多么微小，但它们确实体现了裁谈会成员继续寻求充分的办法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裁军问题的意愿和决心。我国代表团将尽其绵薄之力，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今年初以来本着积极团结的精神与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特别是 21 国集团一道努力，提出各项提议。我们认为，裁谈会的工作要取得进展，这些提议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正是由于上述理由，我们完全支持 CD/1462 号文件所载 21 国集团关于裁谈会工作方案的提议，完全支持 CD/1463 号文件所载 21 国集团 26 个国家关于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授权的提议。今天，就我国代表团而言，这些提议仍然与昨天一样贴切。我国代表团继续相信，核裁军对人类的生存最为重要，因此是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优先事项。

我国代表团还支持杀伤人员地雷问题也应当极其认真地考虑这一意见。这类武器不分青红皂白地造成平民和军人的伤亡，因此这一问题处在人道主义和裁军关注的中心。从这一立场出发，我国代表团准备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框架内外讨论这一问题。因此我国代表团是参与渥太华进程的代表团之一，希望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该进程并补充和加强这些努力。

我国是裁谈会的一个新成员。我国代表团重申，感谢多年来为扩大裁谈会作出不懈努力的所有成员国，这一扩大工作去年终于取得了成果，接纳了几个新的成员国，包括我国。我国先前已有机会宣布，我国代表团相信，如果裁军谈判会议是谈判普遍适用的各项条约的多边国际论坛，其成员状况就应当反映这一目标。因此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努力促进裁谈会的扩大，同时等待这一问题特别协调员的报告。

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裁军谈判会议必须精简其议程和工作方案，以便使各代表团能够在谈判的每一阶段发挥有效的作用。鄙见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裁谈会的议程和工作方案负担过重。

最后，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尽管有这些情况，裁军谈判会议还是在争取一个逐步但却有效的裁军进程方面取得了巨大和实质性的进展。然而，道路还很漫长，路上还有许多障碍。我们决不能够丧气。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对未来时代作出承诺，致力于促进建立一个没有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滥杀滥伤的杀人武器的世界这一目标和原则。在这方面，主席女士，您能够依靠我国代表团。

主席：我感谢喀麦隆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尼日利亚代表阿布亚大使发言。

阿布亚先生(尼日利亚)：我要求代表 21 国集团发言，作为 21 国集团现任协调员我有幸代表该集团。不过，在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向您，主席女士表示尼日利亚代表团的祝贺，您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断地运用各种技巧指导裁谈会的工作。您的前任、杰出的塞内加尔常驻代表阿布萨·克洛德迪亚洛大使同样尽了最大努力以解决裁谈会目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还不小。这就是为什么我受 21 国集团指示代表该集团作下列发言。

21 国集团极为重视核裁军问题，这一问题为国际社会确定为裁军议程中最重要的项目。为此，21 国集团于 1997 年 6 月 5 日提出了一项提议，载于 CD/1462 号文件，呼吁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21 国集团感到遗憾的是，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某些代表团的拒绝，认为其不恰当。这仅仅是一个挫折，我们认为，这并不影响 21 国集团关于核裁军提议的承诺。21 国集团继续最优先地考虑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问题。

在关于这一问题的文件，即 CD/1462 号文件所载的提议范围内，21 国集团回顾了关于重新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及作出有效国际安排、确保无核武器国家不受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之害的特设委员会的建议。在这方面，21 国集团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某些代表团要求给它们一些时间，以便得到其主管当局的指示，21 国集团希望能使得这两个委员会重新设立。21 国集团现在希望能够受益于这些指示，现在这些代表团应当已收到这些指示，从而使关于这些委员会的工作能够向前开展。

关于扩大裁谈会、裁谈会议程、改进工作和提高裁谈会工作效率以及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工作，21 国集团承诺继续与各协调员合作。在这方面，21 国集团敦促各特别协调员以透明的方式就所涉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磋商。为此，21 国集团赞扬裁军谈判会议改进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问题特别协调员进行磋商的方式，并敦促其他各协调员考虑这种办法。

21 国集团希望，各特别协调员应当尽早完成其工作，以便裁谈会能够尽可能迅速地着手审议其报告。

21 国集团的发言到此结束，但既然我已经在讲台之上，请允许我再说几句。允许我对我右边的同事，拉马克尔大使，一位优秀的外交家说一声再见。还请允许我欢迎加入裁谈会的各位同事。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今天发言者名单上的发言结束。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愿在这一阶段发言？我请孟加拉国代表发言。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 我们今天听到又一篇告别词。在上次全体会议上, 我们欢迎了新同事。这给了我们一种持续运动和变化的感觉。然而可悲的是, 我们工作的运动和变化不一定跟得上这种运动和变化。

确实应该向拉马克尔大使表示极大的敬意。他今天的发言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如果裁谈会有一个荣誉厅, 应当为他保留一席之地。赞扬他也使我感到特别高兴, 因为荷兰与孟加拉国正在从裁军到发展的一系列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不过, 令我们感到一些欣慰的是, 相信老裁军大使如老战士一样永生。但与老战士不同, 他并不消逝。幸运的是, 他们仅仅是转到别处继续作出他们的贡献。

孟加拉国要强调, 我们完全支持尼日利亚的阿布亚大使极好地阐述的 21 国集团的立场。同时我们还希望将我们对裁谈会的审议没有进展深感失望载入记录。我们愿强烈呼吁成员国尽一切努力争取取得进展。难以看出如何能够取得进展, 除非具有妥协的精神。21 国集团的立场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忧虑和愿望。对这些关注, 应当认真考虑。而且, 我是否可以表示我们有信心, 我们 21 国集团的所有成员都准备顺应其他各集团可能提出的真诚的意见? 象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承诺有实际内容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裁军。在这种具体情况下, 我们看不出为什么在等待指示或者接到指示的情况下不能够设立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消极安全保障的特设委员会。但说到底, 我们将需要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这将反映一种积极的精神, 并有助于其他领域的工作。没有任何人说谁的安全要受到损害。我们愿意看到裁谈会取得进展, 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 如果我们必须取得进展——确实我们必须这样做, 这是一项必要条件。

拉马克尔大使将我们比作一辆高级轿车。如果永远停滞不前, 高级轿车又有什么好处呢?

主席: 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的发言。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愿发言? 既然没有人发言, 在本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前, 我愿提醒大家, 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并提高其效率问题特别协调员埃及的穆尼尔·扎赫兰大使将于 8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本会议厅举行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我还愿通知大家, 匈牙利的纳雷大使、裁谈会议程问题特别协调员打算下星期四在全体会议之后举行非正式的不限成员名

额的磋商。这一通知有待纳雷大使回来以后确认。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奥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主席女士, 我要求发言是因为我想您即将宣布本次会议休会或散会。一些代表团要求给它们更多的时间, 以便就设立停止外空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及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特设委员会问题作出答复, 21国集团确实征询过这些代表团的意见。我想这一要求应当认真考虑。这是本论坛半数成员的要求。我们仍然在等待要求额外时间以便作出答复的各国作出答复, 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了。

主席: 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是否有任何代表团愿就此问题作出答复? 我看没有。

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4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举行。

上午11时5分散会。

-- -- -- -- --